

医院的自动扶梯排满了人,说不焦躁,真是很难。我今天看的是消化内科,找个安静的廊角刷牙,慢慢等待。

现在,我没有了以往一进入医院便会有的焦虑。这让我想起,原先看病时那种心焦忧虑的情形,那是因为不知病之大小、轻重,把小病想成了大病。十多年前,医生嘱我做肠镜,紧张得不知所措。父亲说,不要怕,即便患肠癌,也是一种不易转移的癌症。当时觉得父亲安慰得过于轻松。现在,回想已经离世的父亲的话,仍然感觉到我在父亲面前的无表表情。经历了“高等级”的疾病检查,经受了多次接近生命边缘的诊断,开始觉得,那些无关生死的病痛,都没有了患疾之感。

在走廊上候诊的面孔,有多少还只是留停在我原先的感觉上?手机里存有插兄 Z 传来的他写的诗。青春时光,在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,我们在新铺就的铁道线上散步,他曾告诉我鲁迅的话: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死亡。在夕阳西下的森林里,他的话,留在了我消沉的心中,几十年未忘。Z 兄后来一

在电子书早已普及的今天,我仍然喜欢看纸质书、逛实体书店。有的时候我并没有明确的目标,只是想翻翻排行榜上的最新推荐,结果就又带回了一两本原本并没有想买的书。《整整半年》就是这么一本在无意中买来的、在茶余饭后、睡觉前马桶上读完的一本小说。

《Me before you》是美国女作家乔乔·莫耶斯几年前出版的畅销书,中文将其译为《遇见你之前》,德文的书名则是《整整半年》。

故事的开始并没有太多的悬念,一般的读者会很快预知下面的走向:富家子弟威尔在经历了一起车祸之后成了高位截瘫,颈部之下全无知觉;出身于平民之家的年轻女子路易莎因为生活所迫,接受了照看威尔的工作,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。

但是,他们的道路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平坦。威尔知道自己的状况已没有丝毫改善的可能,决定去瑞士接受安乐死,为了使他的家人同意并且支持他的愿望,威尔和他的母亲协议,答应给她同时也是给自己半年的时间考虑,如果他在半年之后仍然不改初衷,那么他的母亲就得接受他去死的决



在医院走廊里读诗

宁白

“爆发”考上了大学,再后来,当上了上海一所大学的理工科教授。退休前后,他患了重疾,在康复平稳的日子里,便喜欢上了写诗。写下他对生命的理解,写下他淡然、平散的心情。他说,生命如“一颗星轻灵,轻轻的来,轻轻的去。”“体验生命,回归本真,超拔寻常。”在一首叫《飘流》的诗里,有这样的句子:“好想有一间小木屋/在大海中央,流动的岛上/四周,也是鸟语花香/假如人间的善善恶憎/无法分明,我宁愿去漂洋/追时空永恒,逐水天苍茫”

在医院的走廊里,读这样的诗,让我忘记是在医院,周遭那些嘈杂、急切都已远去。我似乎觉得 Z 兄正向我走来,他真诚的微笑里,有了更多的沉静,这是一种不再企求“爆发”的坦然表情。我甚至想,远在另一城市的 Z 兄,如果这时来医院,带着这样一种对生命认知的高远和散淡,一定不会

爱的境界

(德)林中洋

定。路易莎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走进威尔的生活的,当她无意中获知有这么个“协议”的时候,她的反应是愤怒,她不敢想象竟然会有父母答应亲生儿子这样的“无理要求”,但是她,特别是当她爱上威尔之后,竭尽全力想改变他的决定,她想和他相依相守,就算他再也没有重新站起来的一天。

威尔自己也没有想到,他会爱上路易莎,他引她领略古典音乐对灵魂的震撼,他试图让她明白,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广大而丰富,她应该勇敢地迈出脚步。看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慢慢走近,开始相互喜欢,不仅

虽然我从小就学写旧体诗词,但是到了四十多岁,还不知道上海有个诗词学会。一次偶然,在电视中看到一个专题节目,从此知道了有个上海诗词学会,会长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退休副书记萧挺。我托华师大的朋友打听到萧会长的地址,写了一封要求加入学会的信,还附上了自己的诗词习作。很快,收到了萧会长的回信,他夸奖了我的诗词,让我找学会的同志办理入会手续。

当时我以为学会的办公地一定是一个墙上挂满书画作品、诗友们在品茶谈诗的高雅去处。谁知到了学会一看,那是上海十八中学的角落里的两间简陋、阴暗、潮湿的矮平房。一块白底黑字的破牌子写着“上海诗词学会”——还是田遨老先生的字迹。我初次造访,见两位离休老人在开信封、寄会刊,其中一位还颤巍巍的,据说不久前刚小中风过。我看了不禁感慨多多。学校正面临拆迁,学会即将无处安身。我拍了一张外景照片,后来题写了一首七律在照片上,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门前何忍久盘桓,未敢推敲鼻已酸。陋室倘非标学会,危房孰信是

有那些患者的焦躁和愁容,会和我此时一样的轻松,甚至超然。

我想起不久前,在另一家医院急诊注射室,碰到的一位中年农民工。他从工地里被人送来,右手中指砸断了,包着纱布,吊在胸前。他的有棱角的脸是微笑着的,坐在我挂药水的妻子邻座。在急诊室的一片焦急里,他的笑容,让我印象深刻。我与他搭话:“你好乐观!”他说:“工地里这样的事不算啥,前两天,还死了个人。”“手指断了,会把饭碗敲掉了?”“我做的是木工,这个手指派不上用场,无所谓。”语调轻描淡写,脸上仍挂着微笑。我发现,他的气色仍然红润。

这时,他用两只脚互相使劲,脱下了雨靴。带着歉意说:“脚很臭,我们离开一下吧。”这是我

这是我在急诊室见到的唯一微笑着的患者。不远处,有护士用话筒告诉病人,请大家按次序进入诊室。循声望去,威尔的母亲,就连读者都跟着高兴,以为最后会出现奇迹,但是,大家都想错了。故事的结局是出人意料——威尔并没有放弃去瑞士接受安乐死的决定。路易莎非常伤心,但是她最后不仅尊重和接受了威尔的意愿,而且在他的怀里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刻。

这个结尾不仅直接触及了“安乐死”这个敏感和充满了争议的话题,而且也使这部书变得清丽脱俗。因为,这份爱已经超越了两情相悦、海誓山盟,它达到了另外一个高度,那就是,如果我无法给你真正的幸福,那么我就不能阻止你寻找幸福

的脚步。这样的相互成全,不是爱得不够,恰恰相反,这才是更深一层的爱的境界。

当年上海诗词学会面临的困境使我揪心。我很想寻找有志有识之士,一起来为学会谋出路、图发展。民政局社管处的同志说,学会换届已拖了半年,如果再不换届,上海诗词学会将被取消。在老会长萧挺的主持下,我参与了换届的工作,用了两个月,学会换届了,成立了第三届理事会,那是 1999 年的 2 月。当时学会的困难很多,但是我的心情很好。有《与诗友小聚美丽园文艺餐厅,赋七绝四首以记之》的诗表达了我的天真憧憬:“诗心如辉映芳筵,窗外商潮浪拍天。共话吟坛人欲醉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”“美丽园中共举后,晚霞如梦涌遐思。书生别有投资术,呕尽心肝赚小诗。”“把酒论诗感慨中,斯人憔悴古今同。逢新世纪萌奢念:安得词工客不穷?”“何必牢骚盛断肠?秋风屋破也寻常。诸君莫忘今宵约:共建诗坛达小康。”

人挤人,推推搡搡。更远处,有急速的吵嚷声传来。

读着 Z 兄的诗,想着那位断指的农民工兄弟,面对患者成“患”的场景,我蓦然有悟:病人就医时的言行,看来与他对病患的认知程度有关,也会受他生活经历的影响,甚至会不自觉地表达一个人对生命的感受。

那位在断指后有着笑脸的农民工,在我看来,是在艰苦的生活磨打中走来的聪明的“高尚者”,因为有着对身体和命运的朴素把握,使他呈现出急病不急的淡定和遇伤不悲的微笑。

我对自己能在医院的走廊里读诗,有点自我欣赏起来——我与农民工成了同一类人。断指有笑脸,心静能读诗,似乎成了看病的象征姿态。



十全十美图(中国画)陈贤德

陶渊明之魅力,越是到了痛苦不可解脱之时,越是增强。随着时间的推延,人们对陶渊明将越加怀念、品味和欣赏,因为诗人的结局比起那些更惨烈的人生,当是一个舒缓的、可忍受的、可操作与可效仿的榜样。人们有时候想起陶渊明,只记住了菊花和篱笆,记住了远望南山的悠闲,记住了饮酒带来的快乐,记住了醉眠恍惚的欣慰,而不愿去想他的贫穷潦倒、四处乞讨的困境。

人们尤其很难相信:就在诗人饥饿难忍,吃了上顿没下顿时,竟然拒绝了刺史檀道济送来的救命粱肉。

这样的弃绝让人有些不好理解,也超出了常人理解的范围。不过这也让我们多少明白了陶渊明的最后心情,知道了那个以平温文的老人还有难以想象的顽梗。原来他的内心真是刚烈决绝的,他对残酷的人类命运、对“丛林法则”有多么悲愤和绝望。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复杂的内容,其中有抗议和不屑、有归隐山林的宣示。这可不是“破罐子破摔”之类俗语所能概括的,而

有研究证明,满怀希望是人们生活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希望值高的人往往有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:比如说经常运动,睡眠充分,讲究饮食健康以及安全的性生活,他们抵御癌症的能力较强,患感冒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忧郁症的概率相对也低。希望包含多种多样的组成内容,如对别人有持续的信任;觉得自己很强,很能干,或是觉得自己能与自己敬仰的人为伍,觉得自己

当人们丧失希望时,意味着更多地聚焦在现实中的障碍了。心理学家认为可以通过努力使人们重新获得希望。研究人员给 96 名大学生一个陈述句“我能够想出多种方法摆脱交通阻塞”,然后要求他们表述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陈述,并由此测得每位学生的希望值水准。接着,专家要求每位参加者为自己设定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,想出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多种途径、障碍以及攻克这些障碍的方法。上述环节完成后立即测试每位学生的希望值,在一个月后再度测定一次。结果发现参加加者的希望值都有了显著的增加。

人们甚至可以在家中自己做上述实验:想象一些会激发自己兴趣的事,你还可以有意识地做一些你擅长的事,如写一篇书法,弹一曲钢琴来提升自己的信心和情绪,或者,和一些持积极生活态度、满怀希望的人聊聊天——希望,它是会在人

2000 年 3 月,我回绝了领导的提拔,离开原单位,专心致志地做起上海诗词学会秘书长来。当时还“戏作”了两首七律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不怕推敲遭白眼,自甘求索断皇粮。”“但愿世风终好转,词工客不穷”“诗坛达小康”“世风终好转”的梦想,如今成真了吗?

当年离开原单位,从俄罗斯官殿式建筑的办公室出来,到了一个没有窗户的阴暗的小房间办公。这还是承蒙一家公司老板支持,给予上海诗词学会临时办公的地方。学会的《上海诗词》等书刊必须按时按期编辑出版。审选稿件,校对文字,邮寄刊物,筹集款项……都要一完成。当时我写了一首《诗社说艰》的七律:“广厦成千不屑予,小诗无苑可安居。借人檐下一张桌,编我手头多部书。几度吹箫过市井,何年弹铗得车鱼?从求索路修远,坎坷初尝莫慨如。”

从 1999 年至 2008 年编辑《上海诗

是极度悲绝之下的一次撞击。他竟然也回到了“撞击”的状态,在来日无多的时刻撞碎自己,一了百了。

尽管这可能只是一念之下做出的决定,但必定与诗人长期的愤忧思有关。这次拒绝也许真的意味着死亡,而非一般不近人情的推拒。他要把自己送上末路,不再犹豫,是一次残酷的选择。

人们往往忽略了陶渊明最后的岁月,特别是那个结局。人的不如意十之八九,痛苦才是常态。里尔可曾有一句名言:“其实毫无胜利可言,挺住便意味着一切。”当所有人身陷现实的重重矛盾之中,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,都将面临不可解脱的痛苦,在这种境况之下,谁又会胜利?于是才有“挺住便意味着一切”。不过怎样才算“挺住”?谁又能“挺住”?这是颇难回答的。每个人“挺住”的方式不同,垮塌和失败的方式也不同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突兀结束自己生命的人,走向极度荒唐的人,颓丧或自残的人,他们都没有“挺住”。

“挺住便意味着一切”,何等深刻、朴实与确切。

陶渊明就是一个在万般痛苦和艰难的窘境和险境里“挺住”的人。至于他为什么能够做到,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号。我们从诗人身上寻找这个问号的过程,就是发现其魅力的过程,也是频频触动我们痛点的过程。陶渊明几乎比其他所有魏晋时期的知识人更能够打动我们、激发我们,让我们据此反思和总结许多。许多时候人类经受的折磨多于欣喜。人往哪里去?人从哪里来?也就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诗人陶渊明,因为我们不仅向往他的那片“桃花源”,我们更期待自己像他一样直面人生,并且也能够“挺住”。

陶渊明最后可以饿死,可以穷困而死,但其思想信念和精神却没有溃散。他始终是一个“挺住”的灵魂。在激荡的时代横流里,他是一座没有冲毁的个人岛屿,而不是一摊溃散的泥土。他没有在时代的水流里面变为汪一汪浑水的源头,而成为一块使周边水浪清澈流过的岩石。我们后人要做一个坚实的岛屿,还是做一堆冲泡即散的泥土?这个问题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。人人都要做出自己的回答,接受它的挑战。

词》十年,那些甘苦,至今还常涌上心头。当年写过一首《编选〈上海诗词〉有感》的诗:“渴望期期吐发声,尽抛心力苦支撑。大都市里小刊物,古体诗中今性情。稿件频添春水涨,吟坛岂有凤雏鸣。苍天不负吹箫客,赞助求来事竟成。”

2005 年得到上海龙华寺照诚方丈支持,上海诗词学会秘书处迁至龙华寺塔影苑办公。当时我也很是兴奋。我从家骑单车到龙华寺大约需要四十五分钟。在骑车往返途中,我写过这样一首七律:“吟坛奔走日匆匆,世俗轻诗笑我疯。稳驾单车穿闹市,敞开双袖纳清风。心飞幻境能知乐,身在禅林未觉空。倘得人间添好句,书生即建济时功。”

学会秘书处迁往龙华寺塔影苑后,在染香楼前几度举办牡丹诗会,重阳登龙华塔,中秋赏古刹月……

后来这些龙华寺雅集的诗词,都编入了《花雨心香》的书

十日谈

风云诗会

诗词使我活得丰富而尊贵,请看明日本栏。